



悉尼集会 声援中国民众三退大潮

【明慧网】（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报道）二零一二年八月四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在市中心的拜莫尔公园（Belmore Park）举行集会，声援一亿二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悉尼天国乐团前来助阵，威武雄壮的乐曲振奋人心，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拍照，并纷纷签名声援。

绿党议员：中共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纽省绿党议员大卫·舒博瑞杰（David Shoebridge）在退党集会上发表演讲：今天的集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质疑。中国是一党专政，中共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他们用相当残酷的手段镇压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超过十亿的同胞，五分之一的人在中

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法轮功学员了解中共的历史是一段残酷的历史，是由当局行使的谋杀和镇压的历史。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暴行令人震惊，但我们发现很少有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愿意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

舒博瑞杰议员说，这个退党运动，是以尊重公民权利为基础的运动。退党运动是对专制政权的非暴力抗议。绿党支持非暴力的政治变革方法，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十年中，普通的中国人民明白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它的合法性已不再存在。事实上人们这么多人退出中国共产党是对这个政权失去其合法性的声明。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并告诉它“尊重人权，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

权利，尊重内部异议的权利，尊重宗教的习俗权利，停止在中国的一党专政”。舒博瑞杰先生最后说，今天的天气是这么的美好，我想，这是神在护佑我们，护佑我们每一个生命。

退党服务中心代表：历史巨变的前夜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元华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二零一二年是波澜壮阔的一年，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中共正在解体的巨幅画面展现在你我面前：每一个中国民众的觉醒和退出中共，都是一次在中共暴政下的起义，他们作出的明智选择，为自己创造了美好未来，同时也为解体中共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历史证明，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人民开始起来追求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就再也不会停下。当中国民众开始以三退这种方式抛弃中共、解体中共邪党的时候，他们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无论中共掌握多么强大的专政机器，投入多么庞大的“维稳”经费，面对《九评共产党》的迅速传播和三退运动的持续发展，面对中国民众的觉醒和选择，中共邪党已是穷途末路。

十一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那把“伪火”

2001 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中共当局在事发两小时后，即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在全世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

但谎言终归是谎言，“自焚”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国际获奖纪录片《伪火》，揭示了“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疑点：

下左图：将中央电视台的“自焚

节目”慢镜头播放，就会看到：所谓的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

《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采访，邻居说，从来没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邻居还说，刘春玲打她的养母，并靠三陪为生。

下中图：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头

发边缘整整齐齐。后面的警察轻松拎着静止垂直的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台词，才把灭火毯盖到他身上。

下右图：12 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根本无法说话。

但刘思影术后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河南郑州监狱以“治病”摧残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郑州监狱以“治病”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狱警对法轮功学员身体“特别关心”，以检查身体为名，在身体上找“毛病”，然后和医生串通一气，小病大作，甚至没病安病，逼迫治疗吃药（不知道是什么药）。不吃药就让犯人打骂侮辱。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外面多少年已是身体强壮没病，被绑架到监狱后反倒“关心”成有病，小病“治”成大病。用这种方法把一些法轮功学员“治”得身体虚垮，甚至成了残疾，或死亡。

例如，二零零四年焦作市某法轮功学员进监狱时腿脚好好的，在教育监区一两年就被“治”的截了肢，成天拄着双拐还被逼出工干活。

广东省姓梅的法轮功学员在一监区（后转生活监区），因不“转化”，十来年被“治”的便血，被拉出监狱时已奄奄一息（也有人说已去世）。

开封法轮功学员庞良，部队军官，身体壮实，入狱一年多时间就被“治”的下肢肌肉萎缩，不能行走。

有个姓王的法轮功学员，是位老教师，二零一零年在教育监区肠子被“治”断（被打断）。

河南荥阳有个姓李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当地看守所时已是下肢瘫痪。入狱后，由于不转化，教育监区每天用几个犯人把他抬到监狱医院，按在电床上，用五、六个电针头扎在手上脚上，电击“治疗”，每次都被电得惨叫。一直到写了“转化书”才停止“电疗”。据知情人讲，这次“电疗”是监狱“六一零”邪教办公室副主任鲍××亲自安排的。

郑州法轮功学员李西录二零一一年初入狱，不到一年时间就因“高

血压”于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被“治疗”死亡，年仅五十八岁。

在河南省被绑架到郑州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被集中劫持在九监区。入监后先到监狱医院检查身体，随后即被投入九监区，由刑事犯和两个转化后的邪悟人员包夹监管，每天封闭在一个房间里，不准与别人接触说话。邪悟人员从早到晚所谓“交流”，灌输他们的邪悟。开始在生活方面很是“关心”，如果个把月还不转化，就开始夜里加班所谓“谈心”，由三四个人轮班“熬”，一般要熬到下半夜三、四点（监狱六点钟起床）。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不让睡觉。若再不转化，就整夜不让睡。值班的犯人每十分钟骚扰一次。限制上厕所，解手限时间。恶警让犯人找茬，辱骂刁难法轮功学员，无事生非。罚站，不让坐凳子，地上泼上水，连地上都不让坐。不准去小卖部买东西，不准洗澡。把毛巾牙刷偷走扔掉。天冷时不让穿厚衣服，不让穿鞋，不准喝热水。这几年，被利用在九监区残害法轮功学员表现最突出的有两个恶犯，朱铁蛋和李志军（禹州人）。更恶劣的是，不转化不让吃饭，借口是，不认罪不能吃犯人的饭；有时两、三天才给一个凉馒头。有个姓田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底被饿的骨瘦如柴。恶徒的目的就是逼迫法轮功学员绝食，然后利用插管灌食的机会摧残人的身体，销毁人的意志。

二零一零年初，有个姓刘的年轻法轮功学员被逼绝食后，恶徒利用插管灌食的机会肆意折磨。二零零九年一个许昌姓岳的法轮功学员在绝食过程中，恶犯朱铁蛋从厕所挖出大便和一个姓苗的犯人逼着岳吃大便，不吃就将大便抹在岳的身上。二零一零年元旦前后，姓田的法轮功学员被断食后，李志军、朱

铁蛋用同样方法逼其吃大便。如果法轮功学员反抗，就让几个值班的犯人一拥而上，用衣服堵上嘴暴打。

当法轮功学员向管教警察反映情况时，警察却回答说：“你们不听话，不转化，遇到麻烦又来找我，我们没法管。”其实，法轮功学员，包括其他犯人，心里都清楚，背后都是这些恶警教唆安排的。有的犯人偷着说，“我们与法轮功无冤无仇，法轮功都是好人，谁愿意干坏良心事？都是被他们（警察）逼的”。

在九监区，能不能帮助恶警转化迫害法轮功，被当作衡量犯人表现好坏的头条标准，也是能不能得到减刑的重要条件。诈骗保险公司获罪的犯人李志军这类被利用不择手段残害法轮功的人渣恶犯就被树为骨干，经常被表扬、记功。有一次，九监区一分监区队长郑君伟（专职转化迫害法轮功），给几个抢劫、强奸的罪犯开会时说：“你们这些人的行为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了，你看人家李志军一要用智力去挣钱”。

因此，在警察的教唆纵容安排下，恶犯为讨好狱警，残害法轮功当然有恃无恐。例如，他们曾设计如下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让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睡上铺（监舍都是上下铺），半夜，把他们头朝下栽下来，不栽死也得栽半死，就说是自杀；还有，两个人架着胳膊，用头撞墙，就说是撞墙自杀；再有，用胳膊箍紧脖子，等人快没气儿的时候再放开，就说法轮功用床单上吊自杀，等等。恶警们还经常蒙骗家属到监狱，在法轮功学员面前哭闹，替家属写诬蔑法轮功的发言稿让家属签字，照着念。恶警还不顾伦理，诱骗法轮功学员的父母亲属等跪在学员面前哭求，反说法轮功学员“没有人性”。如没有效果，家属走后就让犯人辱骂，加大迫害力度。监狱还经常组织家属开所谓“座谈会”，摆上糖果礼品、参观监狱“宽松和谐”环境；同时请电视记者录像拍照，在社会上宣传对法轮功的“关爱”，蒙骗世人。怕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向家属揭露迫害，把他们封闭起来，让犯人看管着不准说话。每逢家属接见时，（包括已转化的人），总是提前警告：“不准跟家属乱说”。

郑州新密法轮功学员范水生被绑架至洗脑班

2012年8月7日晚11点，新密市“610”、派出所、办事处、国保等十几人，闯入法轮功学员范水生家中，强行将其绑架至郑州晚晴山庄洗脑班迫害。强行带走时连衣服也不让换，穿着拖鞋和短衣、短裤就被强行带走。

河南郑州市区法轮功学员白宏远被绑架

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河南郑州市区法轮功学员白宏远在大街上被警察绑架，现下落不明。